

龙骧子新派奇情武侠系列①

中

逍遙花女



东52A-2

64568
XX
=2

234

逍遙花主

(中)

龙骧子著

延边人民出版社

目 录

第一章	人形芝果	(1)
第二章	浪子得名	(29)
第三章	荡妇淫娃	(56)
第四章	红尘童子	(86)
第五章	梦中奇缘	(113)
第六章	石龙血浆	(139)
第七章	活人自祭	(166)
第八章	人蛇大战	(193)
第九章	逍遥无敌	(220)
第十章	千年冰蚕	(247)

第十一章	威震群凶	(273)
第十二章	神秘少女	(301)
第十三章	生切活人	(329)
第十四章	玄玉秘籍	(357)
第十五章	赌酒啖冰	(384)
第十六章	易钗而弁	(412)
第十七章	媚女媚药	(440)
第十八章	雪荷玫瑰	(468)
第十九章	金蛇银狐	(496)
第二十章	脱胎换骨	(524)
第廿一章	乾坤双奴	(557)
第廿二章	臭屎大阵	(580)
第廿三章	暗器之王	(607)
第廿四章	力斗蛊毒	(634)
第廿五章	武帝遗宫	(661)

第廿六章	万蛊至尊	(688)
第廿七章	血影神功	(715)
第廿八章	悲惨身世	(742)
第廿九章	万蛊毒池	(770)
第三十章	浪子逍遙	(797)

第十一章 感震群凶

在行功时纯系无意抗御烈火，如今天上地下，四面八方热浪扑至，烈焰似蛇，无情地窜来！小浪子脚尖点在水晶上，展开云龙身法，默运逍遙太虛神功，立时又将火焰逼得倒飞回去。他本想随浓烟飞升出谷，目光游走间，发现在火海中有数千点地方并未起火，心中大骇不已，好奇心登起心头，挥出一掌，掌风海潮股压灭十丈方圆的一大块火势，晃动身形，紫燕剪水般地在其内飞掠数周，将不曾起火处紧靠地面的事物尽数取出，虽然在取此物时，他双臂插入炭火里，头下脚上地飞掠，但其臂完好无损，浑如不是插在火中，那只是堆红砂一般。

逍遙浪子收起一掌所熄灭火头之地内的那阻止燃烧的极寒之物，视之乃是一条条被他震死的冰蚕。冰蚕经历一昼夜的烈火焚炼后，已都变作米粒大小的一小团，依旧雪白，宛若一颗颗珠子，但却是触手生寒，蚕珠到处，火焰立熄。

小浪子见之大喜，暗道要是以这些冰蚕珠作暗器，威力之大，简直不可思议，想至此处，将逍遙太虛神功运到极限，迫开火头，展开云龙身法，不啻蜻蜓点水，身化一缕白光，穿绕在火海中，搜集着冰蚕遗体所变成的冰蚕珠。

摩云寨众家首领彻夜痛饮，晨曦射入观月楼时，各个烂醉如泥，横七竖八，歪歪斜斜，俯桌而睡的，仰躺在椅子上的，姿态各异，丑相百出，鼾声此起彼伏，洒在桌上的酒有的淌向桌下，有的被桌上人粗重的鼻息吹得漾起微波。

摩云真人虽内功精湛，但经过一夜痛饮亦有七分醉态，他指着醉倒的众部属对同桌的破网双神、天罡剑袁星、千手阎罗陆云四人道：“如此才妙，一醉方休。四位功力非凡，要醉得像那些兄弟那模样，你们需几时？”

破网女神道：“属下夫妇尚还得一天一夜。”

摩云真人称赞道：“好酒量！好功力！袁、陆二位小兄弟，你们年纪轻轻，倒也是海量，不知二位何时可醉？”

天罡剑袁星站起身形，宛如玉树临风，剑眉一轩道：“寨主过奖，属下片刻即醉。”

千手阎罗陆云生得虽不及袁星俊雅潇洒，但也是衣冠楚楚，风流倜傥，他神态颇为倨傲，坐着未动道：“在下万杯不醉，如此饮法可痛饮千年，像袁兄那般饮法，不消片刻即醉得不省人事！”

摩云真人道：“二位小兄弟曾是名动江湖的两大少年杀手，屈驾摩云寨日子尚少，贫道未熟悉二位足可侧视天下的几大绝技，今日不妨尽兴，二位小兄弟只管豪饮便是，那谷中妖怪已除，咱们高枕无忧，饮酒不醉非英雄，贫道也要领略下两位小兄弟的醉醒两雄风！”

突然空中传来两声长长的雕鸣，接着一阵狂风袭下，吹起诸人的衣衫，乌光敛处，只见一头巨大无匹的青雕收翅落进亭中，雕背一人，青衫束发，最显眼的是颈上套着数十个黄烂烂的金项圈！这人正是蛊毒教东方尊者，但见他抱拳寒

暗时两臂叮当作响，才见他袖内臂上也套满了金色的臂圈。

摩云真人率众站起拱手为礼道：“不知尊者大驾光临，有失远迎，万乞恕罪！”

东方蛊毒尊者摆手道：“免礼！真人不必客套，我且问你，鹰愁谷中是怎么回事？”

摩云真人道：“谷内昨日出现妖踪，一声长啸震毙了咱们数百兄弟，属下命人放火烧谷，大火已燃了一天一夜，那妖怪定然烧成灰烬，是以属下摆宴庆功。”

东方蛊毒尊者惊道：“什么！一声长啸震死咱们数百兄弟，提到啸声我倒想起一事，半年多来你们分舵可查到那个啸声若雷，手发九龙幻象的小浪子踪迹？”他想到当时身历奇险，差点命丧在小浪子手下犹有余悸。

摩云真人道：“尊者放心，本教中原分舵表示，只要此子复出江湖，定可查到他踪迹！”

东方蛊毒尊者道：“如此说来摩云道兄于今尚未查出这个逍遥浪子的下落，这大半年来，咱们蛊毒教上下因他的存在有谁寝食能安，倒不是怕了他的雷霆长啸，主要是要寻到他报咱蛊毒教毒龙阵被毁之仇。”

天罡剑袁星不动声色，暗哂默语道：“哼！欲盖弥彰，谁不晓得便连蛊毒教主万蛊至尊那个老毒物闻听那逍遥浪子不畏蛊毒、啸若奔雷后寝食难安。若要遇到这般英雄豪杰我袁星应该与之结交一番，才不枉称英雄一世。”

摩云真人迎合着东方蛊毒尊者道：“尊者此言极是，我们蛊毒教恩怨分明，有仇必报，所以属下这才下令火烧鹰愁谷，替被妖怪震死的弟兄们报仇！”

东方蛊毒尊者边取出醒酒灵药边道：“摩云道友，方才本

尊者来时瞥见谷内浓烟下火光中，似有缕白光游动，情形大异，快救醒众兄弟，咱们到谷口查看。”

破网双神之中红袍老者惊呼一声道：“甚么！谷内有缕白光游动，定是那妖精无疑，我早想到那妖怪既有一声大吼震死咱数百兄弟的道行，决不会被轻易烧死在谷内。”

摩云真人恭恭敬敬从东方蛊毒尊者手中接过一把蛊毒教秘制的解酒灵药，见是翠绿色的粉末，有意要显一下自己功力，右手掣出马尾拂尘，微运内力，尘尖掠过左手心，那些解药已不知去向，化做无数份分别钻入厅内众醉汉鼻中，但闻喷嚏连声，众人醒来时兀自大叫着“好酒、好酒！”

摩云真人高声道：“诸位兄弟快醒来，鹰愁谷内有情况，我们立即去看个究竟！”这一声无异又是付醒酒良药，众人醉意登消，立刻乱嚷起来：“是妖精、是妖精，快操家伙！”醉眼朦胧便争相下楼。摩云真人大喝一声：“慢！不要乱，都带上黑狗血、黑驴蹄子、破鱼网、桃木短剑，杀过人的兄弟在前，因为你们的刀剑已能避邪。”

呼啦一声，群豪争着跑下楼，口中喊着：“我杀过人！”“我杀过的人不计其数！”好一群亡命徒，拿着黑狗血、女人月经等秽物冲下楼来，各个捷如飞鸟，顺着峭壁上的脚窝，飞扑向摩云崖下。那峭壁陡峭笔直，每处落脚处只是数寸大小的脚窝，相距足有五丈开外，可见这些人在上山落草为寇前各个都是江湖中名声赫赫的飞贼。这些飞贼生性多半剽悍，更不怕死，怪不得争先扑向鹰愁谷。

鹰愁谷，烈火已至强弩之末，火焰高不过丈。残灰余烬中，逍遙浪子仍在收探着冰蚕珠。那些冰蚕珠虽已变得极小，但积羽沉舟，数目太多，将小浪子前胸冰蚕衣兜囊内撑满，突

兀而出宛然女人凸出的乳峰。他寻到最后一粒冰蚕珠后，拔身七丈余，睁大神目见火内确实已没有不生火焰的地方，才长啸一声，展开云龙身法，随着浓烟凌空变势，似条银龙追风赶月般钻入乌云中，扶摇升向谷口。

摩云寨群豪均不是平庸之辈，目力自然皆不弱，早见到浓烟中隐约有条白影飘风般升来，愈来愈清晰，哪还有酒意，方才的豪气也不知不觉地消失了大半，各人左手持着降妖之物，右手执着兵刃，最遭的是使双兵刃的，降妖之物没法拿着，便衔在口中，叼着黑驴蹄的倒也罢了，最难受的也不是口含黑狗血的，而是口含妇人月经的。紧张至极，谁也没注意到这些，都瞪着眼睛盯着扶摇而来的白光。

逍遙浪子所穿的冰蚕衣衫乃是件奇珍，非仅火烧不焦，而且烟熏不污，兀自莹光闪耀，所以谷口群豪都瞅得明白。

摩云真人忽然想起一事，高声道：“诸位兄弟，如果咱们一击不中，为防那妖怪吼叫，回手刺破自己耳膜，决不要手软，否则必然毙命在其狂吼声中。”

众山贼尚未应声，便在此际，逍遙浪子已御气驾浓烟从万丈谷底腾出谷口，身形向右飘来。他刚横空变势，倏觉四周有无数奇形怪异的东西袭到，臭气难闻。浓烟中，他怎样睁圆双目也无法看清那到底是什么东西，想要拔身从上面飞出，上面亦是劲风飒飒，同四方一样有怪东西袭来，便连脚下也有奇怪的风声掠来，细辨好似去年在摩云崖下捉住自己的网，而且这次非仅破网双神的两片破网，听风声总有数十片大网！真个是上天不得，入地不行。他晓得那网的厉害，被网住后纵有惊天地泣鬼神的本领，挣扎得越有力，网丝捆往越紧，怎敢下落，自投罗网。

现下险象环生，间不容发之际，小浪子银牙一咬，说不得只好冒险，硬拚，双掌四圈，掌风呼啸，一式“九龙飞渊”罡气四溢中，那些所谓的降妖之物随团团黑烟猛然四溢开去，登时谷口四周浓烟笼罩，将那些准备降妖捉怪的大盗们吞没在其中，黑狗血、驴蹄子、妇人月经、桃木短剑等尽数反泼在那些人头上，浓烟又成一柱直升上天时，谷口四周真的立着百十个花脸小妖，那都是被他们自己的降妖之物弄脏的。

众人再寻那团白光之时，早已踪迹皆无。摩云真人当机立断，鼓足丹田气高喊道：“刺破耳鼓！此妖魔法高强，咬破左手中指，孤注一战，誓死效忠蛊毒教！”他边说着边用暗器刺破了自己耳鼓，到后来自己说些什么他都不知道，更理会不得旁人是否听见。

半空中雕鸣悲惨，那头大雕见到团白影射向自己，竟像见到克星一样长鸣高拔，快得如离弦之箭。

逍遥浪子虽然独创云龙身法，在空中可以自由虚渡，又能凭此身法从千仞绝谷底扶摇升上谷顶，但那虽是凌空御气，也得借重于滚滚浓烟，赖以借力。此时身在天空，空气较浓烟稀薄得多，虽不致落下来，但要想追上大雕，那是万万不可能的。

摩云寨群豪自寨主起，刹那间各个变成聋人，其中只有两个人例外，他们便是天罡剑袁星与千手阎罗陆云，这二人新近入寨，根本就不同摩云真人一条心，特别是千手阎罗的暗器功夫大半要靠耳朵，不然身后来敌以及黑夜临敌其功力必然减倍，他怎舍得自残双耳。

天罡剑袁星俊眸闪处，见到天空中的逍遥浪子冉冉飘落，

抖动手中七星剑，迈前一步厉声喝问道：“阁下是人是妖？是妖生得一张人面，是人怎会有既生长须又长乳房的男不男女不女之辈！”

逍遥浪子闻言凌空细端详了自己一眼后，不禁忍俊不住嘻嘻一笑，一式“云雀入丛”，由冉冉慢落姿态陡然身化白光一道落在天罡剑袁星面前咫尺之地，差点儿同他鼻子碰鼻子道：“是人是妖，你不会自己看。”

天罡剑袁星素以行动迅速见长，而眼前的小浪子浮光掠影而至，不啻是鬼魅，惊得他骇然倒跃出六丈有余，同时七星剑划出一道银弧，展剑一招“长河落日”反手斩向小浪子颈项。他身退如虹，剑走似电，不愧是江湖中年轻一代最有成就的两大杀手之一。但他身形落定，剑势走完，再找小浪子已不见踪影。忽闻耳畔有人低声道：“相好的，看在你有骨气不自残双耳以求苟延残喘的份上，本浪子饶你一命，而你若再在我面前卖弄剑法，便砍了你的右手！”

天罡剑袁星自出道以来，七星剑出鞘从未空回，这是破题头一遭，将最凌厉的防御招术“长河落日”全力施出竟将对方砍丢了，蓦闻耳边响起对手声音，大惊之下，已是佩服得五体投地，自知再战徒劳无益，本不打算出剑，但听小浪子如此威吓，傲气陡生，身躯侧着俯下，反手一剑“弯弓射雕”，剑气如虹，匹练般由下至上刺向小浪子胸前鸠尾穴。

逍遥浪子暗吃一惊，见这少年年纪与己相仿，出剑之快，已超过自己所见到过的所有剑士，包括在渤海九龙潭所见到的剑魔宫三大传人，即是一剑追魂上官啸云与他的两个师弟夺魄剑宫飞龙、剑出丧命郎宋君行，此子出剑之快，便连兰芝的出手之快也略有不及他！但兰芝剑法玄妙，剑气惊天地、

泣鬼神，真与他较量，根本不用近身，足以取他项上人头。小浪子乍逢如斯剑术奇才，顿生惺惺相惜之心，天罡剑袁星出剑虽快，但在他眼中只比小溪流水聊快一点点，他本可以一指取他性命，略一犹豫展开云龙身法又飘到袁星身后，这次有意开玩笑，紧贴在袁星背上，如影随形，似画贴壁，妙到巔厓！

天罡剑袁星骇然跃出，接连回手三剑始终甩不开小浪子，快捷凌厉至极的三剑自然走空。他迅速镇静下来，向后背反手一式“苏秦背剑”，七星剑砍向自己后背，已抱定玉石俱焚、同归于尽之心。

小浪子见那柄上古奇珍，吹发立断的七星剑斩来，已知袁星之意，不禁又为他勇于杀身成仁的气质所震撼，想闪身躲开，七星剑必将其主人劈为两瓣，略一思索，还是展开身法蹿出三步，回手一指，那剑方及袁星衣衫，“铮”然声响中，被他指上射出的劲气荡开，脱手飞出。

二人交手过招，只是电光石火之际，待到众人发现时，已经结束打斗。千手阎王陆云耳中但觉声音异样，回首看时只见好友宝剑不知去向，呆立在一位白衣怪人身旁，那怪人两乳高耸，长须及胸，蓬头散发披在肩上，面容却清秀得很，正不知该如何形容这人怪相，忽听那些刺破耳朵的人惊呼起来，各声纷呈，他觉得其中“妖怪！”、“人妖！”、“长胡子的女妖！”、“高乳房的男妖！”、“男不男女不女的两性人妖！”这些字眼尤为贴切。

“魔鬼！”、“漂亮的魔鬼！”真的如魔似鬼的喊叫声中，摩云寨众山贼挥舞着兵刃，谁也不敢上前，将小浪子与天罡剑袁星围在核心，人越聚越多，其他守在谷口的山贼陆续赶到，

只是谁也不敢先出手向小浪子身上招呼。空中的东方蛊毒尊者已看清小浪子容貌，早认出他便是去年秋天在九龙岛一吼尽毙巨蟒的逍遥浪子，下面的这张面孔，早如刻在他心中一样，往事历历，永难忘记，虽过月隔年，兀自震慑他的心灵，怎敢轻捋虎须，驱雕边向上升，边运足真力朝下喊道：“摩云真人，这是你建功立业的大好机会，他便是逍遥浪子，快指挥你手下杀了他你便可作咱蛊毒教副教主，且赏黄金万两，美女百名，这些重赏你早已知道的，不消我多说，快快挥剑杀了他，快快指挥大家将他乱刃分尸！快……”任他喊破喉咙，下面的人就是无动于衷，毫无反应，他情急之下忘记那些人已刺破耳鼓，还以为是自己乘雕飞得太高，下面的人听不清楚，不断催加内力大喊不止，就是不敢驱雕下落，惟恐小浪子长啸时避之不及。

千手阎罗本已双手各扣暗器，准备打出，听到东方蛊毒尊者说那怪人便是他这半年来最是仰慕的逍遥浪子，又收回手趋前抱拳问道：“阁下真的是逍遥浪子吗？”

小浪子笑笑，仰头道：“大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在下正是逍遥浪子，尊驾有何见教？”

千手阎罗陆云忙又一礼道：“岂敢、岂敢！在下久慕侠名，如雷贯耳，得睹尊容，三生有幸，岂敢班门弄斧，不自量力。”

天罡剑袁星道：“阁下真的是逍遥浪子，在下输的也就不冤枉，但是传闻小浪子风流潇洒，便在失踪前还剃了光头，却又未免去许多江湖名姝的纠缠，就算阁下是小浪子重出江湖，大半年来也不会生出这么长的须发，更不会生出两个女人的乳……乳房！”

逍遥浪子神态傲然一笑道：“我是逍遥浪子又怎么样？不

是又怎么样？”

袁星与陆云齐声道：“你是逍遥浪子便是我们心仪已久的朋友，是朋友自然不是敌人，你前面站的这些敌人，我们会替你打发的！”二人异口同声，莫逆于心，同般态度，相视一笑。

逍遥浪子道：“我是逍遥浪子不假，你们是蛊毒教徒，摩云寨下属亦是真的，嘿、嘿，做我朋友，替我出手怕是假的吧！”说着左手抓起自己胡须，右手漫不经心地在嘴巴上轻轻掠过，那盈尺长的胡子立时如刀剪的一样，齐根被削断。他想到学自妙云少尼的易容术中颇多地方要用胡须，便顺手挽个结收在衣袋里。登时他更加俊雅脱俗，仪表堂堂，袁星、陆云二位原本是风度翩翩的浊世佳公子，这时皆自惭形秽，自叹弗如。

小浪子又将怀内冰蚕珠转移到下面的兜内，那两处高高凸起酷肖乳房的地方便恢复常态。

袁星复又深深一揖道：“阁下果然是逍遥浪子，与传说中的一模一样，袁某有眼无珠，不知天高地厚，竟敢对你出手，不安之至！”

陆云道：“误会、误会。你们相斗固然是误会，逍遥仁兄怀疑我们是在死心塌地投靠蛊毒教，栖身摩云寨更是误会。我们兄弟俩自幼相识，共闯江湖，嫉恶如仇，杀人太多，结怨无数，那些恶帮派怎会轻饶我们，所以在不想杀人的时候也得总在杀人，不然就会被人所杀，因此江湖上我们的恶名越来越盛，被美誉为两大少年杀手。的确，我们要杀人从未失过手，今天袁兄在仁兄手下失手乃是破天荒的一次，所以我自忖半天，还是未敢出手。正因为我们刺杀寻常武林中人从

未失手过，所以才有位叫童子老的仁兄出高薪雇我们打入蛊毒教，伺机刺杀教主万蛊至尊，因为这半年来中原武林各派皆已归顺蛊毒教，惊动了造化仙翁、北坤罡斗宫主及不少世外高人，那位童子老便是其中的一位，他们联手杀上滇西万蛊毒池数次，奈何毒气忒霸，根本接近不了万蛊至尊，听说这老魔头正在闭关潜心苦修一种世无其匹的神功，功成之后，天下更不得安宁，庆父不死，鲁难未已，所以童子老才出此下策，要我们混入摩云寨，寻找机会打入蛊毒教总坛，接近万蛊至尊，除了刺杀他之外，同时打探你的消息，因为你便失踪在摩云寨的。”

逍遥浪子道：“你们既然用心良苦才混入蛊毒教，为何这般轻率自行说破，岂不叫人难以置信。”

千手阎王陆云道：“我们若不是因为仁兄复出江湖，怎可轻易暴露身分，既然逍遙兄重涉江湖，咱们也不用偷偷摸摸成就非常之事，光明正大地向蛊毒教叫阵，也定是稳操胜券，进不了万蛊毒池，仁兄站在池外几声霹雳怒吼，震死他徒子徒孙，还怕他万蛊至尊不从龟壳里钻出来！”

摩云真人见自己手下两大高手同那“人妖”在谈论着什么，他耳朵已聋，听不到只字片语，见那“人妖”割了胡子，又将乳房变没，袁陆二人面现喜色，以为他们是中了“人妖”妖法，忙喊道：“袁星、陆云二位贤弟快动手，别着了他的魔道！”然后回身挥动拂尘，指挥着身后几名剽悍的下属扑上。

那几名飞贼先伸出左手中指，向小浪子点去，以为妖怪定怕中指之血，然后才抡圆右手兵器，合围而上。

小浪子道：“来得好！”话未落人已如鬼魅一样消失踪影，

正当所有人惊悸之时，十丈高峭壁上有人又道：“袁星、陆云，你们还不杀死那些人以证明自己所言非虚。”正是逍遥浪子，他随手在“摩云崖”三字中“崖”字上拔出袁星的那柄七星剑，掷了回来。

摩云寨众人听不到小浪子之言，久寻不见他影子，还以为那“人妖”怕了他们的中指避邪之血，借土遁逃跑了呢。

袁陆二人闻声望去，才见到小浪子不知何时已背贴峭壁上，美人挂画一般静悬其上，目光冷漠地瞧着地下。那柄七星宝剑剑柄在前，直飞向袁星右手。袁星扬腕握住，原地旋身的刹那，但见断指乱飞，那些左指指向小浪子的山寇尚未未来得及掣回手臂，但觉寒光一闪，每人左手中指都已齐根被削下。

陆云为向小浪子表白身分，出手不容情，以释逍遥浪子对他们的怀疑。旁人未见到他如何出手，那几名山寇咽喉上都已冒出一抹殷红，立时气绝栽倒在地。只有小浪子神目如电，虽在十丈高处，也清楚地看见那千手阎王右手拇指与食指连捻，手发指捻蚊须针，那针微若蚊须，寻常人等怎能看见，便连小浪子运足目力，才看清其细若蚊须，快似光掠，自己躲闪也得费点力气，那些平庸的山贼怎可躲过去，连死后都不知晓自己死在何人之手。

摩云真人大叫道：“袁星！你已中了人妖法术，快放下剑，剑上有毒，不能自相残杀。大家快将他的剑夺下！”拂尘挥动，指挥群贼扑向袁星。便连他这位武功高强的摩云寨大寨主，都认为下属死因是被袁星七星剑斩去手指中毒而死。可见千手阎罗不愧号称千手阎罗，的确手段高明。

袁星大吼一声道：“好！袁某今日便血洗摩云崖，为天下